

## 大雪·古槐·老酱

○ 葛鑫

大雪,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第二十一。大雪的到来,不仅意味着到了岁末,更是在招呼我们,让我们把心安顿下来,细数一年的收获。

小时候在山东老家,一到这时候,母亲总给我们穿得像粽子一样,然而,厚棉袄、厚棉裤也束缚不住好动的心。

那时,村中有一个场院,场院边上有棵古槐,古槐有多少年了谁也不清楚,只说爷爷的爷爷时代就有。那棵古槐是村民们聚集的地方,也是我们小伙伴集合的地方。每天傍晚,不等吃饱饭,小伙伴们就三三两两地来了,有的干脆端着碗到树下吃。冬天的古槐叶子早落光了,老枝遒劲,大点的男孩便爬上老树发号施令。

那年月,节气好像特别灵光,大雪的时候真的会下大雪。下雪的时候,很少有孩子在家呆着,我们用围巾包住头和耳朵,在雪地里跑啊、闹啊。我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老槐树就像成了精一样,眯眯笑着看着我们。我们有时会把雪球投进老槐树干枯的树洞里,随着“嘭嘭”的雪球碎裂,树枝上的雪也被震下来一些。我们便哈哈笑着,继续奔跑,手冻得通红,笑声传出去老远。

那时候没有多少玩具,爬树、打雪仗是我们的主要节目。我们对大雪的渴望也十分纯粹,每场雪都像是老天送来的礼物,每次下雪都像过年一样热闹。而每次下雪村里的老农都会非常高兴,他们总会

捋着胡子说“大雪纷纷是丰年”“瑞雪兆丰年”。雪纷纷扬扬盖在地里,让他们对丰收多了一些期盼。

母亲是个仪式感很强的人,大雪给老酱开坛是她的保留节目。老酱是用黄豆做的,煮熟后和面粉拌匀,等着慢慢发酵、再晒。三伏天气,母亲总把酱缸放在太阳最猛的地方晒,酱香一阵阵飘出来。我有时候会趁她不注意,偷偷用手指蘸一点,抿在嘴里。

经过几个月的醇藏,大雪时节,母亲便召集家人一起,郑重地打开那坛老酱。

她先是拿抹布仔细地擦去坛盖子上积的薄灰,然后俯下身子,双手稳稳抱住压坛口的那块大青石。石头沉,母亲每次总要缓口气,腰身一起用力,才能把它慢慢挪开。后来,我和哥哥大了,搬石头的活便落到了我们身上。接着,她用手轻轻揭开被酱汁粘住的草纸封口。随着老酱“噗”地一声轻响,一股浓郁的酱香混着豆子发酵后特有的阳光气息,扑面而来。瞬间,整个屋子都充满了香气。那老酱是深深的棕红色,油亮亮的。凑近了看,还能瞧见些细小的豆瓣。

上世纪八十年代,物资比较匮乏,这坛老酱就更显得珍贵了。有一年,雪下得特别大,日子也格外难。邻家孙奶奶一个人带着孙子过活,嘴上不说,但谁都知道她屋里清锅冷灶的。我记得很清楚,老酱开封后,母亲就用家里那只青花碗,满

满实实在地盛了一碗酱。

她用一张草纸盖住碗口,递给我说:“妮儿,去,给孙奶奶送去。就说……就说今年酱晒得多,吃不了,让她蘸着干粮吃,下饭。”我捧着那碗老酱,隔着草纸都闻到了浓浓的酱香。外面的雪已积了厚厚的一层,我踩着雪,深一脚浅一脚地送到孙奶奶家。她推开门,看到我,又看到我端的老酱,用手颤巍巍地摸了摸我的头,嘴里不住地念叨:“你妈呀,什么都想着我这个老嬷嬷……”

如今,又逢大雪,尽管我在离家千里之外的江南看不到雪,但我仿佛看见母亲俯身搬动青石的身影,看见那碗被草纸盖住的老酱。在漫天的大雪中,她送出的不止是酱,更是一份情义。

古往今来,好多人在这一片白茫茫里浮想联翩。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爽快,到“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温情,大雪总是轻轻触碰着人心最软的地方。大雪不光是上天送到人间的礼物,更是一份念想,它能让大家在忙碌、焦躁的生活之外,喘喘气、静静心。

岁月如梭,我早已不是那个在雪里疯跑的小孩了。可每到这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慢下来,想想过去、想想现在、想想未来。雪还在记忆里轻轻地飘着,古槐也还静静地站着,老酱的香气也似有若无……一切都成了心里最暖的回忆。

## 斗蟹

○ 陆地

晨跑路过一处蟹塘,看到一只大螃蟹爬在围网上,竖着大螯,两眼瞧着我,见我它对没有敌意,左右两个大螯往网上一顶,八个爪子一称,整个身体悬空。看它顽皮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螃蟹,八个爪子上有一些黑色的毛。在老家,人们称之为“毛蟹”,有的地方叫它“大闸蟹”,我们孩子叫它蟹,它承载了我们无限的乐趣。记得年少时,掏蟹、斗蟹,是秋冬时节必选的课题。

那时在乡下,每到插秧时节,渠、沟、塘都灌满了水。蟹就从湖、河里爬进去寻觅新鲜食物。到了秋天,稻子要成熟了,田里上水少了,渠、沟、塘里的水位下降,大大小小的蟹洞便暴露在堤岸的两侧,此时是掏蟹的最佳时候。

掏蟹无需工具,只要一只鱼篓,在渠、沟、塘边寻洞就能掏到。蟹相当机灵,稍有动静,立马从水里连滚带爬地钻进了洞里。发现有蟹进洞,立即过去,站在水里,俯下身子把手伸进洞里。蟹洞有大有小,有浅有深,小蟹洞很浅,正好一膀子下去就摸到蟹,抓住二三个爪子,胳膊一着劲把它从洞里拖出来。大的螃蟹洞很深,得用手或小锹挖开洞口,此时藏在洞里的蟹见危险当前,在洞里张开两只厉害的大螯,当手指靠近它时,一下子就被夹住了,尽管很痛,但得忍着痛把它朝外拽,毕竟蟹的力气小,拗不过人的手劲,经过一番较量,它还是被拖出了洞外,成了我们的战利品。那时,蟹既多又大,一只都有五六两。一个上午,能掏四五斤。

回到家,将蟹从鱼篓倒入木桶里。仔细挑选一只只有碗口大的不缺腿少螯的雄蟹,单独放在鱼篓里养着。剩下的蟹就成了家里餐桌的美食。那时,蟹不值钱,拎到菜场卖,二三角钱一斤。所以我们玩斗蟹游戏,大人不反对。

掏完蟹,吃过饭,我们会相约斗蟹。拎着鱼篓里的“参赛选手”,相聚在打谷场的一棵大柳树下,放上一只高的塑料盆。参赛的小伙伴们通过抓阄的方式决定斗蟹的顺序。

一只碗口大的雄蟹被放进盆里,它一进盆就活跃起来,快速爬到盆壁上,张着两个特大的螯,八爪用力撑起身子,像运动员赛前热身,在盆里向我们亮相。

蟹天性好斗。唐代大诗人唐彦谦在《蟹》诗中“晚稻初香蟹如虎。”先放进盆里的大雄蟹,立即占领有利地形,嘴里吐着白沫,两只大螯一左一右抬高,竖着一对眼睛,观察盆里的动静。另一只蟹刚入盆里,先愣一下,然后见盆壁上有敌人,便挥舞大螯,想以气势吓跑对方。在盆壁上的蟹也不甘示弱,张开大螯,立即从盆壁上爬下来,与其决斗。它们互相扭打、厮杀,时而用大螯相互交咬,时而用大螯夹对方爪子,时而变换位置,用大螯攻击对方腹部。我们将盆围得严严实实,一双眼紧紧盯着厮杀正酣的蟹,一边为自己的蟹支招,一边大声吆喝加油鼓劲,满心期待着自己的蟹能赢得最终的胜利。三五回合,终于有一只蟹的大螯、爪子被对方钳断,成了残蟹。而另一只,爬上盆壁兴奋地舞动大螯,像获胜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举手奔跑。

八月到十一月就是我们掏蟹、斗蟹、吃蟹的日子。故乡的蟹给我的童年带来几多乐趣,留下了美好回忆。

## 冬日一起citywalk

○ 张炎琴

冬天的太阳暖融融地照下来,我和敏走在街头巷尾,时不时就会被烤红薯的香味勾住脚步。我说现在正流行citywalk,我们也在城市里走一走吧。从西湖边走到北山街,空气里都是桂花香。我们不去景点凑热闹,也不查攻略看地图,就这样跟着脚下的落叶、鼻尖香气,在杭城自在地逛着。

走到红绿灯这里,我们就按照现在很流行的那种方式来决定往左还是往右?我们俩像小孩似的在路口开始猜拳,我突然想到小时候,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开心,自在。

走到北山街,梧桐的叶子就开始自在地摇摆起来,像是热情的朋友向我们挥舞着手中的树叶。我想到了法国诗人德莱尔。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街上闲逛,把散步称作“闲荡”,也许他的诗歌灵感都是从每天的散步中获得的。

经过苏堤,想起苏轼被贬杭州时,没急着办公事,倒是一身粗布衣裳,拐杖在手,在西湖边散步。看他写“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哪里是在念诗,分明是他一步步走出来的话,看他慢悠悠地走过苏堤的晨雾,孤山的晚桂,三潭印月的波光,山水就跟着他的脚步,流进一行行的诗里,也抚平了心里的不舒服。我们踩着的青石板,说不定也留过他的脚印,只是时间把脚印变成了青苔,只会在风起的时候,才肯露出当年的闲适。

“外国人散步,倒不像咱们这样沾着诗气,更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敏刚从欧洲回来,她说她在巴黎见到最漂亮的散步就是塞纳河畔的一位老太太提着菜篮慢慢走,走到桥头就停下来对着河水发半小时的呆。这让我想到了梭罗在瓦尔登湖边的行走,他并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带着笔记本把落叶的纹理、松鼠的脚印、湖面的涟漪记下来。他说“行走是一种修行”,在康科德的森林里,他把每一步都走成和自然的私语,他在《瓦尔登湖》里写到:“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干净净。”

喜欢散步的人里,有我喜欢的作家卢梭,在《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这本书里,记载着他10次散步时的想法。他说

只有在散步的时候才可以自由地驰骋。我们沿着巷弄往里走,经过一家开了三十年的裁缝铺子,老师傅正在踩缝纫机,“咔嚓咔嚓”的声音与桂香交织在一起。我看着敏,激动地说:“你看我们现在不就是在像卢梭一样吗?不是赶路,是在捡拾时间的碎片。”敏点头表示赞同。

不知不觉就到了巷尾,没想到居然藏着一家茶馆,我们真是高兴坏了,选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两杯龙井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看着窗外的落叶打着旋儿往下掉,游人们在巷子里走来走去,原本安静的小巷一下子热闹了起来。等到夕阳把小巷子染成一片金黄的时候,我们就起身往回走,路上两边都是梧桐叶,在脚下沙沙作响,像是和我们道别,又像是说下次再来。敏说:“下次咱们去灵隐寺那边逛逛,听说那边的石径上还有当年弘一法师留下的脚印。”我笑着点点头说好。风里的桂香更浓了,好像要把我们的约定腌进冬天里一样。

原来最好的citywalk不是走了多少路,看了多少风景,而是有人懂得的时候,把脚步走成诗,把时光熬成糖,就像古人那样,像远方的人那样,像我们现在这样。

